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人生的修行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陕西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多年后,因为《空谷幽兰》这本书的问世,很多人才知道距西安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在山谷中,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也许,有人会怀疑隐士的存在,也有人质疑修行的必要,但对我而言,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者的真实,因为我见过很多隐者,亲眼看到过他们的修行生活。

多年前,我曾去西藏南山地区的青浦修行山采访过。自公元8世纪中期以来,这里就成了修行者的圣地。当时,传统的修行是一种非常神秘的行为,修行者通过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苦难,达到对意志和信仰的磨练,使灵魂和肉体得以升华。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修行仿

佛是一种遥远的传说。但是,在青浦修行山,的确就有一些乘坐飞机到拉萨,然后专程来这里修行的人。那些年,在当地修行的有100多人,也许有些人并非渴望通过修行获得某种启示,但青浦山美丽、优雅的自然环境至少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和平静。

当时,我采访了好几个修行者,他们中有的人已在那里苦修了11年,有的把孩子留在家中,拉着丈夫来修行,有的则是短暂地住一段时间来体验修行生活。他们大都住在山洞中,过着简朴到极致的生活。

相比这些隐者,前两年我在浙江会稽山中见到的修行者显然生活条件好得多。他们一般住在泥砖青瓦房中,自己种一些青菜,砍砍柴,平时再烧烧香念念佛。不过,其中一个女修士的故事让我颇为难忘,这个女人的丈夫1949年去了台湾,她便独自躲在山中,隐遁修行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

修行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汲汲于名利富贵,忘了修行这门重要的功课。

丈夫从台湾寻来,两人在山中相见。丈夫恳求她一起去台湾生活,她这时已经心如止水,不愿离去,最后丈夫恋恋而别,女修士留在山中直到今天。

几年前,我去缅甸旅行时,还采访过几个修行者。缅甸是个著名的“佛教之国”,在这里,每个人在生命中的其中一段时间内必须削发为僧或为尼,修行时间最短几天,最长一生。据说,最近几年,缅甸在旅游活动中还开设了临时修行项目,国外游客可以到当地指定的一些寺院中当几天僧人,短则一两天,长则一星期,体验体验修行的感受。

一位年近40岁的修行者告诉我,他来自曼德勒,到仰光准备修行4个月,目的是能接触这里的高僧大德,更深入地领悟修行的价值和意义。而两位来自欧美的修行者也告诉我,他们对东方的佛教文化一直非常景仰,希望能够亲身体验、

感悟这种文化的魅力。在仰光,佛教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修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能够享受到静修和信仰带来的快乐,接触、了解另一种值得体验感受的生活方式。

比尔·波特说:“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人云:“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既隐之,则修之。修行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汲汲于名利富贵,忘了修行这门重要的功课,他们不知道一个普通人也需要通过修行增强自己的修为。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敬惜字纸

妻子过生日,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她出生那天的一页日历。是岳父从一个旧皮箱里找出来的:“这是你爷爷留下的,你自己收着吧。”

一张很薄很小的纸片。我从妻子手里接过来仔细端详,是那种民间最常见最普通的款式。妻子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日历的纸质很差,上面除了应该有的记载着年月日的印刷字体,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是给新生的孙女起好的名字。

“是你爷爷的笔迹。”岳父说。

一页日历竟然保存了几十年,这里面蕴藏着长辈对后人多么深沉的一份爱和祝福啊。

敬惜字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好习惯,识字的或不识字的,大都如此,代表着古人对文明文化的敬重,还带有行善积德的意味。从前,不仅对书籍画页,只要写有字的废纸就不可随意丢弃践踏或与其他废物混杂,而需丢入字纸篓,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收集起来,然后举行专门的仪式,将字灰送至大江大海,称为“送字灰”或“送字纸”。相应地,亦出现了专门焚烧字纸的“惜字塔”以及专门收集字纸旧书加以焚化的“惜字会”。清朝甚至有《惜字律》,劝人敬惜字纸。各类佛经以至笔记小说都有劝谕敬惜字纸的故事。

古人敬惜字纸,是因为他们相信字纸是有灵的。文字的最初发明大概和古老的巫术有关,比如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占卜文字。巫术中有一种“符咒”,一般是由巫师代神书写的,看上去似懂非懂的图画文字,据说具有某种魔力,将它贴在家中可以辟邪,带在身上可以防身。传说中那位造字的仓颉先生,其身份大概就是一位大巫。典籍记载,仓颉生着龙一样的脸,有个很大的嘴,还长着4只可以发光的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二十四节气中有“谷雨”一节,大概和仓颉造字有关。“天雨粟”就是天上下了一场谷子雨。天上为什么要下小米?鬼为什么又要在晚上哭泣呢?因为有了文字以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所以仓颉造字的举动惊天地、泣鬼神。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文化的积累传承成为可能,人类正是踏着文字的阶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敬惜字纸,就是敬畏上苍的恩惠,就是珍惜自己的历史。

与敬惜字纸相对的,是焚书坑儒、文字狱、抓思想犯之类的反文化现象。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65年,他奉命参加社教工作队到昌平南口村搞社教,工作队中有一位是公安

总队的陈同志,老公安,年纪还不小,但已有十年的党龄,有着丰富的公安经验。

“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去研究过。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把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这番话让季羡林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

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岂知这位陈姓老警察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多久,“文革”开始,季羡林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妻子的爷爷是个老文化人,上世纪30年代曾做过东海日报的总编辑和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身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图书,还留下了一皮箱日记,几麻袋与家人、友人往来的信件。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不仅家中图书大部分被抄走,成了惊弓之鸟的爷爷吩咐奶奶连夜把他那些与友人往来的信件用水泡过,之后再用洗衣服的搓板细细搓烂,倒掉。

前不久,报载有人在广东新会圭峰山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字冢”的石碑,附近另一块石碑上刻着“咸丰七年字纸灰七埕”(埕是南方的一种酒瓮)。根据碑文内容,可以断定字冢碑下所埋的是七埕被烧成灰烬的字纸。这两块150多年前的石碑,印证了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的存在。

社会发展到今天,字纸的回收已经变成了环保的话题,但对于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然资源,依然用得上“敬惜”二字。

大城小事

萧萧专栏



萧萧,专栏作家。好美服,耽逸乐,热爱传统。以侍奉气短情长的文字见长。著有个人作品集《今生今世:民国名媛情事》等七部,合集多部。

菜苔鲜

立春一过,我就开始饕餮菜苔(又称菜心)。

菜苔这东西的特点是:历冬生长,傲霜抽苔,初春采摘。早春,万物还没有恢复生机,菜苔却因为旧年积聚了足够的肥力,似发育很好的女子,一点春风就情窦乍开了。

在菜市场发现菜苔时,只觉得蓦然回首有惊喜——碧绿的叶片上滚着露珠,粗壮的根须上沾着泥土,一见便知是新鲜采摘的,远远地望着心就动了。毫不犹豫地买下两大捆,急切切地往家里走,好像把春天的气息一下子带回了家。

菜苔的吃法非常之多,最原汁原味的做法要数清炒,将新鲜的菜苔洗净切段,蒜切末;炒锅放植物油,加入蒜末炒香;然后加入菜苔

段,盐翻炒,滴白醋、香油,放入鸡精翻炒均匀即可。蒜末和菜苔,一个辛辣,一个清淡,两者相遇,蒜香包容了菜苔的青气,在舌尖上停留时,菜的清鲜滋味也就立刻呈现了。

不喜清淡的,菜苔炒腊肉是不可错过的经典。经过腌制和熏烤的腊肉,小火煎成透明状,如果单独做,多有一种烟火气,菜苔与之搭配,味道则平和下来。这多像坝和大提琴,一个来自中国民间,一个来自西洋,本来两者是自成一家的,但东方遭遇西方了,却谱写出另一种华彩。男和女,互补的情感也大抵如此,只是要咸香味还是酸辣味的,要自己拿主意。如果吃不惯腊肉的烟熏味,猪后腿肉炒菜苔亦是上佳之选,意犹未尽,再在里面加把粉丝,

则似人生的锦上添花了。

我不想炒菜的时候,喜欢在家炖大骨汤,小火慢炖,炖到浓汤奶白,放一把手擀面,再来一把青菜,通常选用的青菜为菠菜、香菜、小白菜,而菜苔季节来了,一定是放一大把鲜绿鲜绿的菜苔,喝一口汤,通体都是春天的滋味,又鲜香又清新。这样的菜苔汤还非常适合配上白米饭来吃,一碗汤在白饭上浇下去,米便软糯下来,是超级下饭到令人停不下口的。就像再情感固守的人,也终有一道爱的突破口一样,穿对鞋选对人,幸福也就有无数种可能。

关于菜苔,清人曾在《汉口竹枝词》中唱道:“不需考究食单方,冬月人家食品良,米酒汤圆宵友

好,鳊鱼肥美菜苔香。”慈禧太后视之为“金殿玉菜”,常差人来楚索取。由此可见,古往今来,菜苔多么养人。虽然采收期短了点,只有半个月,但到底可以给人带来希望。

惊蛰之后是春分,春天终究是要来的。阳台上种在花盆里的菠菜已经齐刷刷地破土发芽了,正偷偷打量着这个世界。两岁的女儿盼春心情最是迫切,她站在阳光下大声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是的,有菜苔吃的春天,总是让人情不自禁要歌唱的。

这个时候,你如果问我哪一种菜可以代表春天,我的答案很唯一:菜苔也。

你如果问我哪一种菜可以代表春天,我的答案很唯一:菜苔也。